V
B927
T83

昭代明良錄卷之七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館閣名臣

童時明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宰相中書內史代有沿置予不暇論殿閣學士者自唐宋間始也又有翰林掌詞翰史書謂之館　明興國初設左右丞相業幾右丞相胡惟庸敗於是罷丞相不立旣而置殿閣學士是時特侍左右備顧問耳未與機

務也至永樂間用翰林官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
始與機務矣洪熙初又設謹身等殿大學士曰辦
事避丞相稱而本官上又加以卿佐師保之名焉
嘉靖初新建皇極等三殿大學士之稱隨之而制
非由館中出身者不得入職益貴重矣凡直文淵
閣入內閣與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謀猷
點檢題奏擬議批荅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
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詔誥
之屬凡下所上題奏之屬皆審署申覆而調劑修
書焉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與聞謨
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蓋不予之以相之名而
予之以相之寔也夫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威作
福之柄予之以寔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　祖宗
之詒謀誠遠矣當斯任者賢否異而君德之成敗
國家之治亂率因之予謹采其言行足錄者次爲
傳時得覽觀焉奚必異代哉傳曰前事者後事之
師也

吳大學士傳

東閣大學士吳沉字濬仲金華人也博學善屬文元
季隱居不仕而鄉評輿論名稱甚籍　太祖兵下婺

州駐兵金華開郡學延爲訓導造士有方洪武十二年召爲翰林院待制常侍左右多所啓沃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謂沉曰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陛下之言誠社稷永安之道願躬行之以爲萬世法時有謂啓事東宮不得稱臣者以見尊無二上之意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何得有異 上然之尋陞東閣大學士命集古聖賢敬天忠君孝親之言以類編輯書成賜名精誠錄又撰千家姓凡爲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約爲韻 上嘉其文章德業之美命工繪像賜之 上御經筵進講周書至用僉人拱手進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似忠信不可不察願陛下留意 上曰然亡何以詿誤遷爲侍書稍轉國子監博士老疾乞致仕卒于家

童時明曰吳金華之進用也適當胡黨殘破之餘兢兢守法依附末光入直承華儼天顏非若叔季之閒適而卒以文詞顯著炳耀簡冊可謂賢矣

吳大學士傳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國朝初開科狀元也賜袍笏冠帶特授禮部員外

郎命與宋濂同修大明日曆當是時胡惟庸用事欲百官附已伯宗性剛直不肯相下惟庸嗾之竟肆中傷貶居鳳陽伯宗且行且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專恣恐爲國患詞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還賜衣鈔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改國子監助教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改容禮之明年改翰林院典籍　上制十題命詞臣作賦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一襲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監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討居月餘初設殿閣以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復爲翰林檢討又明年卒于官伯宗温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藁成均玉堂集

童時明曰我朝得人制科獨盛而吳學士寔爲肇始觀其抗時相論國是而以正心誠意之學進講也眞不愧科名者哉

朱大學士傳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也十歲能文及壯以經學受徒元末兵起隱居鄉里事繼母以孝聞

洪武八年薦舉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侍左右
備顧問逾年奏對失序謫教遼東畧無慍色日賦詩
文自娛尋放還鄉日考訂皇極經世等書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召授翰林待詔多所啓沃先是胡族婚
禮苟簡國朝嚴其禁俛家乘隙多訟善上言有國者
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間
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盖於法不當
爲婚故爲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絶或既婚而復離
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
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
之傷感行人爲之嗟嘆議律不精爲禍乃尋於此痛
哉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
妹與已之身是爲舅姑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
以卑幼而配之若已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
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
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宜莫先
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
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
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
君若齊宋曹衛陳鄭晉秦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

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 上然其言一時婚姻之訟頓息明年奉旨校文禮闈陞文華閣大學士侍 上華蓋殿進讀心箴溪晰人心道心之幾又講周易至家人言齊家治國其理無二又一日 上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深然之居有頃以疾請歸卒于家洪武十八年十月也卒之前一夕星殞于屋而善遂謝世

童時明曰我 太祖獨秉全智創造草昧諸臣鮮所見奇而得免愆過者百不二三朱豐城亦可謂

善出處矣

桂長史傳

晉府左長史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也本姓葉父名同判肇元府生之夕室有火炎燁如流星同以爲不祥棄之鄉人桂與紹取以爲己子遂爲桂氏幼穎敏稍長通經史百家言元末舉於鄉家居不仕張士誠方國珍數聘不就曰吾以待天下之定也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浙西道叅政徐本首薦彥良待詔闕下奏對稱旨遂以白衣錫宴特授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從容訪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去求正心耳　上稱善明年自南至有事於圜丘以祝文譴主者彥良曰予小子履湯用於郊我將我享武歌於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　上咲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稱善久之嘗有以墨敗官者賜死彥良力諫請如律　上不聽彥良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共守之　上頷之　上欲以吏事試彥良乃三府疑獄命之讞　以情原者若干人翰林以失議見呵彥良奏當取長畧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耳當此之

時　上方以法繩下問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
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
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　上問卿何官對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遂拜晉王右傅親製誥文賜之
彥良以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亡何改
左長史十五年朝京上太平治安策十二條一曰法
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
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
如四時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無庶務則君勞臣
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德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

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
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
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無近
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
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
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
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
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
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

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之享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體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道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

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及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亦不可輕任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與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則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關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措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而譁獻之則傷人必多傷人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究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焉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効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詞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寔踐使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禦夷狄夫禦戎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隋煬之伐高麗中國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諭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必勤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頫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曰蒐才備古之儁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沽而足以興邦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豎卜或以微罪困於閭里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或有才器出群學識邁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一曰廣咨詢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舉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

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明混一華夏
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
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當朝百官得關輪對布
按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令各敷奏以言觀其賢否
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
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時授納言之
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
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疏入
上覽之竟謂侍臣曰彥良所陳通達治體有裨理
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召
見謂之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及宋濂劉
基　上曰卿善讓耳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十八
年以病乞歸卒于家

王景曰公平生純一見道處官若家允不以貧富
動心仕止進退不亟不紆殆春風和氣中人也

童時明曰我　祖開基勵精思治求賢若渴而一
時羣下鮮當其意古稱世不乏材而天豈靳於我
國家哉抑亦用之未當其材也材如桂長安其堪
作相乎惜矯胡相之敗而未究其所用耳

文淵閣太學士宋訥字仲敏滑縣人也父壽卿仕元封公謚忠肅訥承家學性持重不苟笑語雖爲貴介公子而孜孜親師取友學問該博舉元進士除知鹽山縣事因亂歸隱洪武十三年以薦徵詣公車召對稱旨授國子監助教常侍左右備顧問爲文雄健古雅大稱　上意陞翰林院學士與修日曆多所裁定　上視太學召爲碑文轉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拾會太學新成生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思得文行卓異者以鎮定之而舉朝難其人心獨擬訥乃自文華遷祭酒訥嚴準繩推恩義士皆

鄉風　上御製誥詞褒嘉謂其稟天人之性一仲尼之誠至以尚父興周八百儗之訥益感眷注所以提挈鏟磢不遺餘力　上益篤信常燕居召見一日日中偶亟思訥又以時方坐廳事不欲勞煩亟命画工陰寫其像以來工往潛處簾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午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知之　上出

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十六年正月久雨陰晦詔求直言訥上疏略曰今海內晏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陛下欲爲萬世計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漢趙充國可以爲法陛下命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寇則戰戰退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訥掌監事以嚴見憚屬下助教金文徵忌訥不得遂其私謀於吏部余煥煥文徵姻家也煥乃移文令訥致仕訥

陛辭　上驚問故訥以吏部移文對　上大怒即日廷鞫得實煥文徵皆伏誅訥益見信用亡何以老疾乞歸遣中使諭留又召其子麟侍養訥自受命主國學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嘗一宿于家及是疾革麟懇請其還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及祭畢乃始就舁歸歸至家即氣絕時二十三年二月也年八十歲　上聞訃震悼命賻祭遣官護喪歸葬故事文臣四品不給喪費給之自訥始蓋異數也

劉三吾曰先生以八表之年當易簀之際而猶以

丁社兩祭始終齋戒是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此哉可謂眞丈夫矣

童時明曰國初鑒勝國縱弛之弊以嚴繩下當時縉紳子大夫即夙重未有不遭呵譴者獨宋司成始終寵遇至死不衰盖必有所以當帝眷者矣

劉學士傳

翰林學士劉三吾名崑以字行又字如孫茶陵人也少習舉業有聲元季兵起避亂入廣西廣西行省承制舉授靖江教諭遷副提舉大明兵下廣西乃棄官歸茶陵杜門家居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常薦之於朝召見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左右承顧問多稱旨

上愛重之除左春坊左贊善歷陞翰林院學士多預密議受命編輯歷代爲臣善惡感應錄賜諸武臣一日

上謂侍臣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自今雜犯死罪並令輸粟北邊力不及者許還家備貲以行三吾頓首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善懿文太子薨

上泣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三吾首進言曰皇適孫富於年且賢有仁德願陛

下蚤定大計天下孰不歸心　上曰燕王何如三吾曰子没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上頷之遂命擇日由是立皇長孫爲皇太孫建文君是也居亡何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死勉三吾之婿也三吾詣吏部自陳失教所致願引退以勵廉耻於是罷官歸居二月　上思三吾乃復召爲翰林學士　上嘗語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瞶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僉邪隔絕言路則視聽偏聽明爲所蔽矣　上曰然既而徵召天下儒臣訂正宋儒蔡氏書經註解命三吾爲總裁三吾以蔡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刊行天下復命三吾譔慶賀表式頒行未幾知舉貢以考取不公落職尋卒

王鏊曰嗚呼劉公一言之對二帝興亡之所由關也卒也建文君以之而遜　文皇帝以之而興何也噫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童時明曰劉太史晚年進用君臣契合卒定國家大計正世嫡之禮而猶不免罹于讒構明良相遇

蓋自古難之矣

解大學士傳

左春坊大學士解縉字大紳吉水人也自幼智慧過人未冠舉于鄉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　上愛其年少有才志謂之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感激退而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畧曰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至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旋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

怨慾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襍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子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嘉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秦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擬官妓非

人道之所爲禁絶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媱巧易置閹閽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鎮務之征輸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人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曆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于治民治彊暴者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盛祭祀之

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之斷詔誥之勤鈎察之巧治民治彊暴之支流也豈眞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彊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固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苟或蒙寢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則必延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州縣

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擲刀錐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衮秀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鬍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故知法雖嚴訓告之方必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得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

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桑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粮稅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恕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大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

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代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擎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又獻太平十策一叅均田井田之法二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正官民四興禮樂五審輔導之官六修學校之政七省繁冗八薄稅斂九務農十講武條陳以上

上嘉獎之數稱奇才大臣忌縉乞改縉御史遠　上
縉在臺多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憐縉特
宥之諭歸且讀書十年冠帶來廷蓋縉歸八年而
上晏駕來奔喪有司劾縉違詔謫河州衛吏目明年
爲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入永樂朝爲侍講大見
信用特留侍左右備顧問北京宮闕成　上命縉書
門帖縉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尋陞學士受勑修古今列女傳又
輯文華寶鑑進大學正心章講義召入內閣賜五品
公服縉復率儒臣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書成賜
宴于禮部是年冬賜金織文綺衣一襲與尚書同
上曰卿朝夕在朕左右功不在尚書下縉入直日侍
經筵多所獻納時　上欲建太子以高煦有扈從功
意屬之召縉預議縉力稱皇長子仁孝天人歸心以
孽奪嫡自古致亂且曰好聖孫蓋指　宣廟也　上
意遂決永樂四年欲征安南召近臣議縉首進曰自
古羈縻之國得之恐亦難守　上不悅竟遣將出兵
明年遂黜縉爲廣西右參議時縉已陞左春坊大學
士左遷蓋遠之也　上葉已憾縉忤旨而高煦日媒
孽其短密疏誣縉在廣西無人臣禮遂改交趾參議

縉友王偁亦由翰林謫交趾二人共趨廣東遊玩山水忘返縉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隱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詔逮縉偁下獄居數年暴卒徙其家於邊　仁宗朝放還仍擢縉子禎期爲中書舍人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且重義輕財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之後喜汲引士類洞無城府求文翰者日輻輳與之無倦爲文雄勁奇古叙事處逼子長退之詩似李杜書法小楷精絕行草皆佳晚罹讒毒實以諫征交趾寵

漢王二事獲譴卒如其言不爽絲髮蓋有用之才也

李賢曰士林論者多指解縉以爲狂嗟夫縉惟不言言必有中曾謂狂士而能若是哉特其躭詩文娛山水以來讒邪之口不知此遷客之常態不足爲縉病矣語云翠以羽忘身蚌以珠破腹女惡媚眉士惡多才有以也使縉留　仁宣時必有事業過人者而士奇輩不及已

童時明曰解公信奇才而又生逢明盛世不可謂不遇矣第其事　太祖也似賈少年事成祖也似汲淮陽以賢臣遇聖主猶用而不獲盡用也惜哉

黃大學士傳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字宗豫永嘉人也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　成祖入正大統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即命入翰林爲檢討凡侍朝特命淮及解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當是時　上勵精圖治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淮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機密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居內閣專掌制勅是年秋陞編脩轉侍讀學士愈見信用淮感知遇竭智盡能知無不言嘗有告逆黨者淮言于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不宜復舉　上從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尺伍淮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即罷之虜酋阿魯台歸欵欲併女眞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廷臣皆以爲可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分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制矣此舉寔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

曰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深然之　上欲立東宮密以問淮淮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乃立皇太子命淮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寵眷日隆亡何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復勅兼輔導皇太孫明年　上巡狩北京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留守車駕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淮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挑其不備法良竟就擒永樂十二年　上再巡狩法復留守漢王日夜謀奪嫡忌淮獨深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遂坐奉迎乘輿不敬詔繫淮獄在圜土凡十年惟日賦詩以自遣多引躬責咎名省愆集又即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自省錄　仁宗即位出之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領內閣事明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兼官如故三俸並支淮辭尚書一俸賜勅褒嘉是夏　上不豫時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亟遣使馳召未還而宮車晏駕深機卒禍中外恟恟淮及西楊佐襄鄭二王監國憂勞至于嘔

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　上親征淮留守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遂甚　上命醫視胗遣中官往候相屬於道少間即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明年家居外艱當是時淮父壽八十有九淮亦六十餘恪供子職彌謹弗懈居喪哀毀有司以狀聞詔諭慰籍命以一品禮賜祭葬襄事淮拜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舜又宴太液池　上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喜寵賞愈厚適當會試留充考試官稱得人景陵崩入朝進香　英廟嘉念舊臣欲留輔佐力辭留月餘歸正統十四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謚文簡

童時明曰文簡當永樂朝大被眷注而坐圍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鄭端簡以爲蒙詬簡牘君子弗信此曷故哉蓋黃公性剛直不能容人過失每在上前多誚讓同列有汲長孺之風此其秉鈞所以不及東西二楊之久也直道難容所由來然矣

三楊列傳

三楊者謂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敏公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定公溥也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並以居第別之而文定號南楊云

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家貧力學客遊湖湘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亟薦于朝建文元年召入翰林修書方孝孺亟稱之奏爲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部試諸纂修者授以官尚書張紞讀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也以爲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仍留編纂書成特詔留士奇於翰林入永樂朝爲編修尋陞侍講召入內閣顧問賜五品公服又賜金織衣與解縉同明年進左中允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士奇名乃獨召士奇問故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以贈故有此餽比者臣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遂釋七年　上北巡命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士奇每爲太子言尊君順親事太子傾聽一日偶以疾在告

適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南京進賀贊善進監國表文稿太子不懌曰甚寂寥不着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士奇改正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進喜馴彤陛以有嘉復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太子喜曰此方是帝王家之白鵲命徹御膳以賜諭旨曰其勉進飲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諒之言慮有過不知欲急得相見也亡何　上還京以太子奏書失詞徵黃淮等下獄宥士奇召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　上悅而罷陞士奇左諭德十一年正月朔日食　上問近臣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呂震對以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士奇曰不然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元旦尤宜修省豈可受賀宋富弼之言可鑒也　上從之十四年奉命輯錄歷代名臣奏議又進周易直指於東宮北京宮殿新成士奇侍太子至北京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一年　上北征士奇輔太子監國太子治內官嚴內官讒之於　上太子有憂色士奇曰殿下益宜自處盡禮而已太子頷之及即位召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但義亦有遲疑汝須盡

公以壓服天下之心士奇對曰雖天恩下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之以爲賢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陛下必不遺惟不應先及　上然之故與楊榮等並敘陛士奇禮部左侍郎華蓋殿大學士大見信用專掌制誥不預所陞職事士奇謝恩畢趨出聞析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復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侍側　上望見士奇來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冗次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尋加士奇少保賜銀圖書其文曰繩糾愆繆仍諭之曰卿國家舊臣秪事先帝今朕嗣位須協力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又詔諭士奇及蹇夏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賜士奇貞一印初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言事忤旨徑遷湖廣副使去至是因事逮至京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乃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譴之願陛下寛宥仲成疏入　上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勑奬諭士奇曰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朕甚欣喜但望始終如一以共成正道之美朕深感卿將齎白米十石彩幣一表裏寶鈔二十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也洪熙元年正旦禮部奏宜朝賀　上曰山陵甫畢遽忍即吉乎士奇頓首曰陛下言是次日　上召語士奇曰昨賴卿言免朕於過自今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賜鈔一千貫文綺一襲天下當朝覲兵部尚書李慶請令朝覲官各給馬一匹乘坐出入就令牧馬孳生無者追賠　上命與羣臣議皆言便遂下令榜示給馬給者已過半士奇適在告未預議及出視事密奏爲朝廷求賢任官乃令養馬而責課與民同非禮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入對復請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會陝西按察使亦上章言前事意與士奇同　上得奏即御思善門以示士奇曰內批豈眞忘耶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忌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即令士奇據几艸詔已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員乘馬例不責其償未領者悉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

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
與論也時有進言太平者　上以示羣臣蹇義等皆
曰陛下即位以來所行皆仁政可謂治世士奇獨以
爲尚未　上笑曰天下至廣豈能人皆得所朕與諸
卿相與出自至誠去年各與畬書切望匡輔惟士奇
曾封五章進來其餘曾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
民果皆安乎今遽言太平非朕所願聞也義等有慙
色既而　仁廟崩士奇受顧命輔皇太子即位　章
皇帝尤加寵任士奇亦知無不言多薦達士類首定
南北取士法宣德元年漢王反士奇扈從親征罪人

既得羣臣請併擒趙王以銷後患士奇固執以爲不
可既而言者益力　上召問士奇　士奇請降璽書開
諭之　上如其言趙王即獻護衛卑詞泣上表謝而
言者頓息自是日益親厚　上謂士奇曰吾趙叔不
失親親卿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爲
嫌時征交趾官軍屢敗士奇與楊榮力勸棄其地仍
使自爲國由是交趾息兵既而扈駕乾巡邊歸勑諭
具載夏原吉傳中是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已
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士
奇俯伏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語既竟士奇叩首曰車駕今日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中官問士奇何故不表謝士奇對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中官入以告　上召謂之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矣居亡何夜果獲二盜思伺駕出爲亂　上賜士奇白金文綺士奇識大體不苛責人乞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布按二司薦用犯贓連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勿棄悉采用施行　上嘗問士奇曰朕聞楊榮甚富對曰榮數從征知邊將才否塞阨險要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富非所問也　上笑及宣廟崩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籍籍士奇與榮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皆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安社稷無忝古之大臣云　英宗即位士奇題請初立合行事宜一勑五府及兵部整肅軍政以壯國威一勑南京叅贊軍務一勑淮安鎮守嚴加守備一分委文臣鎮守各省以防嘯聚一勑鎮守揔兵緝捕江盜一勑錦衣衛緝捕京城賊盜一勑各邊鎮給補馬匹以防虜寇一勑兵部發回各操軍以便調用一

勑黔國以馴蠻夷一戒緝事官校使平人少寃一令
巡按考黜不職一選王府官以正輔王一放回在外
取來樂工又請早開經筵一請命吏禮部翰林院公
同推舉講官一請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禮儀一請
命太皇太后皇太后皆留心爲皇上愼選左右隨侍
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
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既而張太后御便殿召士奇
及榮溥張輔胡濙入朝顧謂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
簡皇帝凡有所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
可行也是年纂修　章廟寔錄進少師此後三楊同

在內閣參預機務同心輔　事無異同皆總於此正
統二年乞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簡侍從三年
奏言軍人補伍南北水土不習宜從所宜便　上命
所司行之四年士奇乞致仕不允與璽書展墓遄歸
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蠲逋愼獄休養生民又
能嚴覈百司推薦才賢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七年張
太后有疾召內閣至榻前問朝廷有何大事未舉士
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
當命史官修其寔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已
誅先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后未

答士奇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然事竟不行麓川賊叛中官王振議興兵士奇等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既而士奇以子稷殺人當刑士奇以疾在告堅臥不起御劄謂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弼贊勞勩寔多比卿以疾違朕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汪望士奇感泣居亡何病卒時正統九年三月也年八十歲追贈太師謚文貞

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也建文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illegible]翰林編修燕王入金川門榮迎謂曰臣請陛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燕王啞然未有以應榮曰固當先謁陵燕王遽從之既而召榮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由是遂寵遇召七臣入內閣榮年最少亦最警敏賜俱與士奇同　上嘗晚出右順門召閣臣惟榮在益信愛之是時內難初平危疑未釋榮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覈文書日無虛晷尋進修撰數月陞侍講永樂元年兼諭德轉庶子日講經史大有發明五年經畧甘肅適外艱起復七年扈駕巡邊脫脫不花來歸榮至甘肅受降進陳寧夏邊務方畧明年至臚駒河當是時　上屢征沙漠遣將調兵榮謀

謨幃幄講論治理贊畫之勞居多十年老的罕叛
上以榮曉暢軍旅命往陝西會豐城侯李豐議進兵
方畧出嘉峪關是役也千里衝寒履險乏粮人馬俱
疲賴榮保全榮奏言不煩兵旅彼小醜當自歸 上
從之又從征瓦剌皇太孫侍行令榮日侍皇孫講析
治理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二年命與胡廣等編緝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東華門外光祿寺給饌書
成賜寶鈔與修 高皇帝寔録纂修天下郡縣志書
十七年上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
而嘉之密諭之曰汝言寔切時弊但卿爲心腹大臣
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
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俾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十八年進文淵閣大
學士仍兼翰林從 上北征十九年四月三殿災榮
直入麾衛士遷御書圖籍於東華門明日上諭之曰
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書籍可謂歲寒
松柏榮謙曰職分當然賜銀酒鍾古銅器鈔幣榮因
條上便宜十二事明年 上復親征北虜夏原吉等
議宜休養民兵忤旨收繫獄呂震復從史言原吉儉
邪 上益怒將殺之以語榮榮力言原吉無他腸惟

以頻年出師餽運艱難爲憂憸邪未之見也由是得不死榮從征駐宣府受上未降中道嘗乏軍糧榮令軍中相借貸得不饑浙閩山寇劫掠有司請合兵進勦榮曰不可愚民不得已相聚願下勑撫諭不必煩兵從之竟不戰而服二十二年復從北征至開平上召榮至幄中語之曰昨夢神人向朕言曰上帝好生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落耶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崗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是也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耶遂命班師次日駕崩於行營近侍倉皇莫知所出榮密入幕中循古禮用衣衾殯殮秘不發喪載以龍轝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軍中益嚴號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日時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啟親自馳報奉皇太子即位夫駕崩在遠塞外而易位之際上下不驚榮之力也　仁宗以是特加眷注進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賜銀圖書誥詞俱與士奇同榮特三俸並支榮請辭　上曰卿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賴卿盡力維持

今支三俸豈爲過多榮叩首曰臣秪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寔所不安　上曰朕非有私聊報卿耳准辭尚書一俸士奇亦倣此意　仁廟崩受顧命　宣德元年高煦反議遣陽武侯將兵出討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乎　上默然乃議親征楊榮扈行此後並與士奇同正統中王振用事謂榮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甚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遂次第擢用士奇咎榮當日發言之易然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榮達大體善汲引推揚用人不求人知朋友貧融內行修謹正統五年告還省墓遣中官送事畢促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追贈太師謚文敏

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也建文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入永樂朝侍東宮爲洗馬兼編脩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

志因類編文帝事以獻東宮大悅時漢趙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　文皇北征班師溥遂與黃淮同繫獄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上命匠測日與死爲鄰念勵志讀書不輟或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溥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不讀書道奚從聞乎　仁宗登極釋復職尋陞翰林學士又進太常卿兼學士入內閣嘗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賜御札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賜彩幣寶鈔有差初建弘文閣命溥掌閣事　上親舉印授之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聚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資卿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溥頓首受命宣德初掌翰林院事與脩永樂洪熙兩朝寔錄亡何請告省親特詔起之　上嘗語治兵對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然之　上嘗居齋宮召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既而丁憂奪情起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正統初復

入文淵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
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　皇上肇登寶
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預擇
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厚重達大體者
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朝夕左右侍從之人涵養
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與修實錄進少保與士
奇榮同用事溥夙稟淳寔每崇忠厚薦揚士類不必
已知方貴重時其子自石首來爲溥言所過迎送之
勤惟江陵令范理不爲禮溥異之廉知其賢特薦知
德安府官至方伯理有傳既而榮卒士奇以子故避

嫌惟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無所稱述未幾與士
奇相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鄭曉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遊刃
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參合成名並
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
卒能保身以濟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
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
年復還弘文再入文淵　邸皇后臨朝與民休息
四海宴然皆其力矣
陸大成曰西楊以文學稱東楊以政事顯而南楊

則以雅量聞各盡所能以共成一代盛治此固同寅協恭義也國家大事未甚建明而保治圖安之意蓋亦深矣

童時明曰永樂初召入內閣讀中秘書者七人胡公廣解公縉黃公淮金公幼孜胡公儼而西楊東楊也位皆通顯而胡金二大學士不甚著予不爲特傳最顯著者則二楊以及文定皆建文舊臣論者比之唐王魏然乎否耶第論立朝事業足相當矣

胡學士傳

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直內閣胡儼字若思南昌人也天資穎悟博極羣書洪武丁卯舉於鄉明年會試中乙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地便養親詔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爲令凡教職選近地自儼始儼在職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窮學廟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寒暑不輟士子樂從之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專務愛民丐閒積年逋負悉與奏免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勤督儒生後桐城人才獨盛者皆其餘教所及

也邑中虎爲害傷民物甚多乃齋戒告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邑嘗旱蝗躬親捕之途中見饑餓死者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凡存活數百千人壬午　文皇入正大統聞儼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檢討當是時簡入翰林其讀中秘書者七人餘俱京朝官而儼獨以邑令與選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尋陞侍讀直內閣亡何轉左春坊左諭德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敷陳以圖裨益未幾丁父憂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務是年拜國子監祭酒在監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儼爲言其情有可矜者俱得免儼雖掌國學乎而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寔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學士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初以疾乞休疏至再上乃加授太子賓客致仕賜璽書褒美賜寶楮爲道里費命有

司給舟車還家居廿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淡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韋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正統八年卒于家

楊溥曰緊古有君子觀光於朝爲國之賓及老而歸儀式後學師道聿尊是爲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童時明曰胡公篤實君子也史稱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羣倫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校其逡逡退讓者乎薦紳凡在館閣者多虛僑傲物如公敦本尚實足以風矣

李大學士傳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也宣德八年進士幼負才氣夙擅名稱先是永樂朝賓服四夷降者多與重祿韃官萬餘每員支俸十七石五斗賢深以爲慮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乞減韃官月俸且謂夷狄人面獸心乍臣乍叛羣聚京師恐生異心乞勑兵部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不報正統元年除授吏部驗

封司主事北京宮殿初成太學猶因元陋賢上疏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
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
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居二年太學新成　上臨
視秪謁先師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睹賢啓之也陛
考功郎中轉文選景泰初上中興正本十策疏曰伏
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
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
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一脩己治人之道則
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衷私竊過慮以爲陛下一
身乃天下國家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
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天下家國之
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中興正本策其
目有十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
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覽觀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
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
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不可緩者
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
次第而推行之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
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

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誼辟之踪臣不勝惓惓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經史夜分乃寢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鑑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采爲龜鑑或進陛贊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惟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奥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

學致之也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與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誨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曾廟有歆器而存持滿之戒穆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之篇列之講閣前代遺迹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儆戒爲規鑑以宴安爲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鑒采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辟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于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此而修天下由此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皐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

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侮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以庶邦惟作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以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有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于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乃伐性之斧斤伏願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爲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戎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

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于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于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理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親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爾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民生自安不患不爲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向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

史佚請擇日王曰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于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録盖亦嚴于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内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則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禹湯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衆無有不得其當矣大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絶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工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稈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多則費廣用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慾宋仁宗夜思燒華恐飢而不索恐自此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illegible]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于漆

素衾稠止于黃絲滿[illegible]宋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而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加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外一應服食器用必須查究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各務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變災爲祥轉福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于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新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大雨蝗死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黜逐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荅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神所感其應

尤速伏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蚤夜深省以答天意凛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準標豈不美哉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于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官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有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宴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芳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絶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多親左右貴近之時少若能補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于前人與循理好善之念存至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羡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揚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

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于清談虛曠故遠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寔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宋太宗戒欺誕之詩有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寔乎宋眞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俱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世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崇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于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寔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佞諛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陛下舉行之幸甚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曆祚綿遠者固結

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遽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摶河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遠法三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澤則民省一分之苦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奸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于永雖歷億萬斯年可也夫此十策者勤聖學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昔宋儒朱

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以道事君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非聖君不能聽倘陛下不以臣言卑猥舉而行之則功業煥然必出于尋常萬萬實社稷蒼生之福疏入詔付外給事中李侃謂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官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二年議禦虜長策請用車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考察四川諸吏又明年還京改戶部

上言也先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寔非長策乞勑邊將練兵俟隙于少保壯其言五年入吏部上人君鑒古錄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迹浩漫難於徧窺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身有焉則功德之隆眞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　上善之命繕寫頒賜羣臣天順初命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左侍郎兼職仍舊當是時曹石奸橫殘虐良善賢獨維持其間多所幹旋　上亦傾心信任

事必與之謀議如救年富於獄留王翺於吏部止汪
妃之殉葬釋建庶人之囚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山
東飢民皆時政之大者賢皆拂羣議而毅然行之曹
石輩益側目　上又密諭賢抑其干請愈不平會御
史楊瑄周斌劾曹石　上欲大用瑄等二凶意出內
閣切齒殊甚乃泣訴　上前誦其迎駕奪門之功出
萬死得一生乃爲內閣所排陷憤恨欲死　上不得
已下徐有貞及賢詔獄時有貞爲首輔是日大風拔
木京師震駭遂得從去減降賢有貞皆布政司參議
既而　上自言曰近日聖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

李賢在朕前未嘗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
日召還謂吏書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
復吏部左侍郎原有貞故曹石之黨後得志復相排
擠小人傾危之術如此亡何曹石竟誣有貞發金齒
爲民召亨既誣逐閣臣謀薦其私人入閣　上不聽
與王翺謀仍進賢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文淵
閣辦事賢自再入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入見
上覺其意溫語慰諭之賢感激受命石亨欲邀名飾
過倣蔡京召楊時故事說　上幣聘處士吳與弼
上以問賢對曰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禮士若陛下

行此寔本朝盛舉也亨又欲領兵巡邊乘機取寶璽
上亦問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
疲困已極陛下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
未聞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
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寶　上然之乃
罷巡邊二年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命賢定擬講讀
等官且問先讀何書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
大學尚書受勑重修大明一統志賢爲之總裁奏清
翰林官非由進士出身者不得入自是　上益信用
言無不從賢亦知無不言無所規避勸　上漸抑曹
石明年石亨敗　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
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
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
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幸賴陛下洪福得成
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其謀亨等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於何地　上曰然彼將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
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
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
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
雖欲陛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

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稱善良久四年天下官員朝覲賢奏禁交通大明黜陟仕路肅清會試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賢弟讓不中意賢必怒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　上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乃抵誣奏罪五年　上與賢論軍官俸賢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然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遂天下官多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圖之是年曹吉祥作亂傷賢不死賢以曹石相繼反逆皆由御史楊瑄等以言獲罪故肆行無忌乃上言曹賊猖獗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與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奬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訒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

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能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恐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嘉納之於是降詔示天下言路始開既而晦夜空中有聲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惻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寃卹事宜以進　上皆從之明年虜入雲中又入河西賢薦將帥顏彪等調兵食畫上五事籌邊悉中機宜加太子少保當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而橫訐臨川弋陽二王陰事訊無左驗賢請戒緝事者逞又誣袁彬下獄并誣賢賢乞罷不允未幾達以罪謫戍　憲宗即位進賢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首議兩宮徽號勸成大禮詳見彭文憲傳中災異疊見賢請出宮人簡近習成化二年外艱詔奪情起復辭不允修撰羅倫疏論貶倫官賢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秘密內帑充積毋得妄費遊有常所毋起離宮賜有常度毋開倖穴願垂省覽是年冬卒賢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知大體九卿議擬不相侵奪薦用狄九疇軒輊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

貴顔彪馮宗諸大吏文武皆得其人贈太師謚文達
胡宗洵曰李公每以盈滿爲懼取毛詩中語扁其
堂曰臨深以寓安不亡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
田宅不畜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論者
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卹民生進賢才廣言
路抑佞倖却戎狄皆公之力
童時明曰李文達豈非所謂救時之宰相耶三楊
而後得君專者無如文達而權雄奸豎挾主竊柄
播弄威福其功又有難於三楊也使當是時而羅
岳二太史不謫張拾遺不外補真可與姚宋比烈
矣

呂岳列傳

呂岳者翰林學士入內閣呂公原太常卿入內閣岳
公正也　原字遂源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未冠時
已博學通經史父任景州學正歿于官貧不克葬原
安貧力學郡守黃懋奇之補弟子員發解浙江明年
成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陞侍讀與商輅等習制誥
參東閣景泰中倪謙及原教小內豎于文華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坐命原講唐典　上稱善而退後復
至原已遷坐旁辟下　上曰何跼蹐乃爾原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益重之天順初改
通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曹石
恃寵恣肆獨加禮於原原朝會衣青袍亨咲曰行爲
先生易緋原不荅未幾與岳正列上曹石罪狀　上
留中曹石謂爲訕上岳去留原原與李賢同在內閣
李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恪稍擠之將修一統志
充總裁官毋憂去道景州啓窆之歸合葬載舟中極哀
毀致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正字季方畿內漷縣人年弱冠領鄉薦正統十三年
成進士第三名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左贊善天順元
年改修撰正立朝言論洒落剛正慷慨吏部王翺薦
正有宰相才召對稱旨是年六月入內閣參預機務
石亨張軏忌之　上欲進正吏部左侍郎亨軏曰俟
果稱職進官未晚遂止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
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　上以問正正對曰奸臣
無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況序學術粗淺不足信當
是時曹石表裏擅權道路以目會有投匿名文書指
斥時事者吉祥請　上榜賜告捕正與原見　上曰
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
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諫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榜木

秦始護短杜諫乃下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致
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
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且覺露急則人情危
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曹石請益力　上徐謂曰正
等言是也既而召正問曰卿何以輔朕對曰今內臣
武臣權重　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
政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聞正語走告吉祥
吉祥亟詣　上前垂淚免冠叩頭請死具道所由
上召正責其漏言正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叛背
之漸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
蚤自爲計耳　上不悅會承天門災命正草詔罪己
正歷陳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揑爲謗訕
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或語正曰公犯孔子未信而
諫之戒矣正曰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
子以諫官處我恐未然也遂之欽州道澌縣以母病
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希曹石旨嗾邏者以他事
中之逮繫錦衣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未幾汝言以
怙勢敗死於獄正既謫　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
只是太膽明年曹石誅　上思正乃放還爲民正嘗
隱括　上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悔也成化初

議復正官選部擬調南京　上曰留充經筵官遂復
修撰兼侍講未幾李賢欲薦正南監祭酒使人諷意
正不應忌正者又僞爲正劾賢疏賢怒乃假歷練之
說陞正興化府知府在興化三年多惠政以朝覲至
京乞致仕家居越三載卒嘉靖初給事中趙廷瑞言
正高風直節守正被害宜加卹典追贈太常卿謚文
肅

童時明曰史稱呂公資性渾厚容貌端偉在樞要
清潔不苟取予岳公博學多材抱負經濟屹屹不
肯下人有古豪傑風才美如二君即特置華轂德
業必有大過人者而中遭坎坷未究大用惜夫是
呼曹石不足責余有憾於南陽也故爲之贊替宜
膺有韓休作相弗久宋有趙鼎擯斥以死其名不
長弗係於此

尚大學士傳

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
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六
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元年爲侍講宣德朝侍直經
筵爲講官多所啓沃正統初楊士奇薦穀學醞正可
大用與修　章皇帝寔録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

直內閣參預機務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親征北虜穀疏諫不聽留穀居守景泰初進工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
谷雲中廷議相顧不能決欲遣使難其人中書舍人
趙榮請往穀壯之即贈以所佩金帶曰子忠義士也
虜送　上皇駕歸將至京穀倡言奉迎禮宜厚會有
千戶龔遂榮投書穀所書詞具遂榮傳中穀袖其書
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廷臣不
能出一言首閣陳循阿　上意厲詞叱上書者言官
以聞　上命詰書從何得穀曰得自臣所此言良是

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收繫詔獄第亦不深罪遂榮
也明年進穀少保東閣大學士又明年易太子穀悲
憤不敢爭加穀太子太傅既而王文入閣文素意氣
用事與穀不相能勑穀視南畿災尋還朝備奏道路
所見災傷疾苦狀與商文毅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
不死七年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是年首相陳循及
王文俱以子不得鄉舉訐順天考官劉儼等造飛語
激　上禍且不測　上令穀覆試穀曰貴介與寒畯
爭進已自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密言
於　上具白其情事遂已　英廟復辟諸大臣皆得

罪惟穀以忠謹受知 上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令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景順間事者輒不應居亡何卒成化初姚夔爲之請謚上言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迎鑾之議天順初乞歸田里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遂得贈太保謚文義

童時明曰高公委蛇於易儲而其受爵得毋少遜文毅乎然拳拳不忘故主也嘗曰清議可畏持正於考宮不肯依阿同列賢於怙勢者遠矣

周尚書傳

禮部尚書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天順初疏勸勤經筵謹內治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蜀寇防禦便宜六事一曰阻絕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城四曰廣用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審行反間命採用之成化三年爲南京祭酒十年改北在監表率生徒規閑整肅又上言祀禮儲蓄賦役省刑薄稅禦夷等十事奏增文廟籩豆十二舞八佾奏禁有司酷暴時陝西流民自萬洪謨著流民說原傑援以上疏十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十

七年轉尚書奏給諸夷符驗南京及江北河南山東等處同日地震洪謨奏言考之傳記地震千里有大災又曰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關係尤重乞行各守臣理究恤孤儲蓄省費濬渠築堤　上嘉納之

孝宗即位議定祧廟弘治元年議覆工部主事林沂所陳四事其曰勑天序者謂陛下一身乃典常之主向者以先帝之喪免賀罷宴當矣請三年之內凡有慶賀之事悉從權免如遇大慶賀節許上表奉慰又廣此意使自朝廷以及郡國皆去華靡樂則君臣父子恩義盡矣祖宗之時常與羣臣會議親接或自以職事奏請裁處或召對便殿親賜詢訪或親至文華閣視所治事近來與羣臣接者僅有視朝數刻遍政所奏又皆有司細事臣願追復祖宗之制使天道下濟臣誠上達則君臣之倫正矣福之興本乎室家道之衰始乎閫內必宮闈之內有關雎之德無盛色之譏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通請託不行則夫婦之倫正矣公族者國之枝葉今內之諸王不惟富貴之而又爲選良傅相以輔導之外之宗室宜恤其匱乏同其好惡使親親之恩周洽無間此所以正兄弟

之倫也古者大有爲之君必有師友之臣願如先儒程顥所言尊事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講明道義輔養聖德又擇天下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編摩治體此所以正朋友之倫也此言有見惟聖明留意其曰庸天秩者謂治道所關禮樂爲大願奉天之意申祖宗禮制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備七廟以尊祖考修雅樂以感幽明慎服賜以絕僭侈取朱子所修家禮及藍田呂氏鄉約行之于世家大族及鄉黨遂序以教民親睦其曰章天命者謂陛下自即位以來起尚書王恕於致仕而用之於吏部宜矣而爲恕之僚屬者尚未能極天下之選以纂修而起侍講謝鐸等是矣而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尚未召用以參議而起給事中賀欽是矣而左遷如張吉王純丁璣等尚未召還乞稍破資格廣求賢之路其曰用天討者謂近來用法多畧於奸宄豪猾而詳於寒遠之人如前廣東布政陳選清介正直素著蹇諤天下黃其大用而爲太監韋眷所誣刑部員外郎李行巡按御史徐同愛覆勘阿附寄撫以死且如廣東民張聚所奏者甚詳今朝臣前以誣被黜者咸次第擢用惟選之寃未白乞勑法司重刑勘問抵眷行同愛之

罪追復選官以快人心伸忠憤東廠錦衣衛所獲罪
囚招詞已具縱有寃抑無敢辨理者乞申勑法司隨
寃執奏會官辨問俾有生之倫咸沾好生之德又今
天下承平日久將不得人軍多逃亡兵之精壯者身
役私門不肯事事老弱之在役者衣糧不時器械不
利內外屯兵之地又有坐營鎮守分守守備內官蓋
朝廷以爲私人而托之心腹者也臣伏見祖宗之時
東征西伐無思不服固未嘗有此自有此制以來平
居則凌轢將帥使節制不專臨事則疑謀怯敵使師
失其律幸而成功則又冒以爲己多其擁士卒以

辦月糧則行伍空矣交通無籍以納糧草則倉場虛
矣臣願儲將材備武舉嚴濫選之罪革監軍之號則
兵之積弊可去矣國家幸甚 上從之既而禮科給
事中張九功奏言朝廷常祭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
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
玉闕眞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有水宮星
君諸天帝之祭稽之祀典俱宜釐正及一切左道惑
人俱當禁止得旨下禮官會議洪謨覆言按釋迦牟
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
迦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百千萬億

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祈三像而並列之
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
身上清眞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
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
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沿
倣節年大興隆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爲北
極中天星主紫微天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
按察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
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雷雲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
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
而祖宗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立大帝之像像
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
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廿四日爲天尊示
觀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誌神姓
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母讐涉劒州之大曲山
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
英顯王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
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
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
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者

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供具時稱米賊陵子衛衛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日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勅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因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寔蛇也蛇族有蜦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亦非蜦乃凡蛇耳

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額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顥醢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岳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時來所爲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岳瀆至靈歷代崇祀然東岳已有常祭行祠頻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玄祖諱改稱眞武而圖誌乃云眞武爲樂淸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

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劒入武當山修煉飛昇國家
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山
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嘗範金爲像齎詣武當安奉不
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德改建
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
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眞君者按道書
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
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
也又從薩眞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人周思得以
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

靈大德宮一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
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著
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林靈素
者也誕妄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
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王知
諤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宋賜
名洪恩靈濟宮永樂中文皇帝設像禱於宮而加封
眞人已加封眞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
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
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已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

帝益甚僭矣況所爲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
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乃至城隍之神則王
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
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
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
俱已合祭不宜煩瀆理合罷免　上曰卿等言是於
是革去二徐眞君并其父母帝號餘仍舊是年冬十
月洪謨致仕家居聞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
事弘治四年二月卒謚文安
鄭曉曰公少有異質爲文簡直不作奇澀語而熟
於典故議論建白緣飾吏事益有學有用者
童時明曰予讀文安公流民說而知公之有意康
濟也乃今世淫祠不知其幾祀典一疏卓有定見
徼福者試讀一過可以省矣

彭大學士傳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字弘道安福人正統
十三年進士第一名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
不寐竟失朝詔下錦衣衛拿問尋釋之授翰林修撰
郕王嗣位召入內閣辦事陞侍講旣而丁繼母憂詔
起復視事時屢疏乞終喪不許竟忤旨去服闋復爲

翰林侍讀陞太常少卿不預閣事天順初召見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當是時李賢爲首相獨親信每召對亦嘗咨時時持正或至色爭議定不相嫌賢亦雅重時先是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相對耳至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故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特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中傷賢　上曰去賢專用時內臣或語之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力辨其誣賢得不去河南衛官強橫凌人刺事者誣以謀反獄成列上時堅執不可竟活其家百口　憲宗即位之明年命羣臣會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尊遺詔庶幾順天理當人心遺詔者　英廟本紀所謂定后妃名分是也

時即厲聲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止尊所生恐累聖德少頃宮中傳旨謂子爲皇帝毋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於是命時草詔二后並尊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默不言惟賢開端而時竭力繼其後又得商輅協贊故能委曲以成大禮是年進秩吏部右侍郎明年歸省尋還朝宣府地震疏陳六事亡何李賢卒時遂進吏部尚書爲首相當是時四川滿四作亂都御史項忠陳坐困之策時從中力主其議事載忠傳中亡何錢太后崩詔議陵寢時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禮無容議者若以周太后爲嫌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氏亦與嫡母呂氏並葬長陵宋仁宗追其生母李宸妃仍與嫡母劉氏並祭太廟　皇上於錢太后昔日致其養今吕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

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悉掩前美伏望
體先帝之心念綱常之大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
下幸甚　帝曰卿所言良是如母后不從何時乃率
羣臣跪文華門外　帝爲之懇請自巳至申始獲允
從時等始退未幾各省屢奏水旱時請勑巡撫官設
法賑濟量免夏稅停止買馬開倉平糶等事全活甚
衆成化四年彗星見時儲位久虛時懇加修省乞宮
中正名均愛以廣繼嗣又言大臣進退當斷自聖衷
不可專委旁近以致倖竇五年冬無雪時疏言近光
祿買辦城門抽分掊剋太甚而獻珠玉者停估增值
窺取府庫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上嘉納之七年冬
彗復見時率同官條陳七事罷佛事謹號令廣延納
重刑賞受直言勵百官減皇莊且曰願　皇上鑒布
新除舊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
本以力行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羣臣咸知効職
而善政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太監劉永
成沒有軍功乞贈伯爵時力沮得寢明年上疏請老
不允又明年陛少保卒于官贈太傅謚文憲時閒居
無惰容飲食不聞之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
白金綵幣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

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illegible]
物未嘗有所愛[illegible]雖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薛應旂曰公[illegible]謹嚴密外和內剛立[illegible]
退未嘗語子[illegible]以政事每有大利害[illegible]
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illegible]
童時明曰彭公同相多賢得行所學[illegible]
之策無愧魏相[illegible]其議尊號[illegible]
已